

我和我的城

栖居在吉安

□ 安然



美丽的吉安 刘冬生摄

凌晨出户，赶往一片向日葵花海。天边铺展着纤薄的缃云，抵达时，日头还没出山。葵园在高高的赣江西岸，地形有起伏有落，千万朵向日葵在细细晨风中亭亭而立。转过几片花田，来到最临江水的一隅。刚匀平呼吸，朝阳便从对岸东山上破云而出，幼嫩的最光霎时明亮耀眼。骤然间，我目睹了一道庄严吉祥的风景：所有向日葵如同接到指令的仪仗团，齐齐在我注视下挺直身躯，仿佛在向新阳行大礼。这一刻，真确无疑地，我竟听见了来自葵花生命深处的细微响动，一时喜悦难抑，心头涌过无边清凉。这是置身于一个朝气蓬勃的能量场中，人与环境产生的奇妙感应。

转过身，纵目赣江，它如一匹灰蓝丝缎，在朝阳下泛起粼粼波光。这水色超凡脱俗，明净悦目。再放眼东岸，越过繁盛人烟，起伏的远山如江水的眉黛，一条白云卧于山谷之间，牵挽起座座峰峦。这长天阔地，好山好水，以其无言大美，敞开了“存在的澄明”：一时，我仿佛就是蓝天下的向日葵，是身旁万古长流的赣水，亦是静定如禅的逍遥山。

这里是吉安：山是吉安的山，水是吉安的水，葵花是吉安的葵花。一个人要对这片土地怀有怎样的爱，才舍得把自己化作空无，去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？

吉安的美好，又何止于这个早晨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个早晨的风光神韵，正契合了吉安城的气质：秀美、吉祥、端庄、深厚。

近十几年来，我有无数个时辰流连于赣江螺川(吉安)段：看日出、送日落、数星星、望江月，静听江涛拍岸，细嗅草木清香……水自南而来，一路风光百变，两岸人文荟萃。行至螺川段，水面变得开阔，缓缓往北而去，又经鄱阳湖奔向长江大海。千里赣水悠悠，映照人世从从容容。我常择一段人迹少至的江岸，默坐良久，任思绪随江流纵贯吉安的岁月山河。或许，我亦是在凝视自身在宇宙时空中的坐标？随着静坐日多，赣江，渐渐牵引我走入吉安的历史深处。

一亿年前，武夷山脉抬升，赣江开始发育。经年累月的河流袭夺，切穿山地、盆地，逐渐贯通南北。于是，赣江定型于260万年前，形成如今纵贯江西的河道。也即是说，赣江有260万高龄了。而依江而兴、因水而盛的吉安城，曾被誉为“江南望郡”“金庐陵”。面对这条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大江，我常因其“万寿无疆”而感动失语：无论是一座城还是一个人，能依傍一个近乎永恒的存在，是莫大的福分。赣江之水，在漫漫光阴中

滋养了一代代生灵，也塑造了吉安城的风骨风貌。要读懂吉安的性格气质，就先要敬爱这条穿城而过的汤汤大江。

15岁那年暑假，初到吉安，沿江路著名的梧桐大道便深深吸引了我——那是一条令无数吉安游子紫怀难舍的乡愁之路。沿江路东侧即是赣江。行至赣江边，看见张张白帆在江上南来北往，少女惊喜的双眸里，便充满了新鲜的诗情画意。入夜，江上点点渔火无声点亮了我的向往。沿江路上幽森的梧桐和赣江上安静的渔船，勾勒出小城的秀美和宁静，让一素畏喧嚣的我感受到一种极致的舒适。那种感觉回味无穷，却难以言述。直到多年后的现在，当我一回早起漫步赣江堤岸，才终于确认：那是一种能够归置身心的安宁感，它又深又稳，足以让生命扎根下根——所谓归宿，正是如此。

那一天，冥冥中我似接到命运启示：终有一日，这里将成为你的定居之地，你的第二故乡。然而，这一天何时到来？

刚过25岁，一纸意外调令，我便成了吉安城的一员。秘境中的玫瑰，果然含香绽放了，天知道我是怎么带着无尽向往度过中间那十年的。县城于我太小，小得无处安放自己；省城又太闹了，闹得我难以安眠。不大不小的吉安，既容我在人生河流中自在奔腾，又提供相对独立的空间供我自在于独行——这个空间，无疑是超物理性的。

在吉安生活日久，为这座城市寻根的情怀日重。在赣江边独处久了，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仿佛在视野中慢慢复活，这座城市的历史也随江风徐徐展开。

回溯至公元前222年，这是一条重要的时间轴线。在此之前，从新石器时代起，已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。先秦时代，吴、越、楚多国争霸，这片土地辖治变迁复杂，始终处于长江中下游文明和百越文明的交会带。众多考古发现，更证明了吉安绝非“蛮荒边陲”，而是在华夏文明的大厦中占有重要一席。

到公元前222年，秦兵的战船碾碎了宁静的赣水。古吉州城里，那些倒在阵前的扬越先民没有白白牺牲：胜利者通过置县庐陵、中原移民、士兵屯垦，奠定了古吉州的开发基石。其一，赣江水道成为军事经济动脉，至汉代，庐陵成为豫章郡十八县之一；其二，铁器和农耕技术推广，吉泰盆地的荒野上从此稻浪翻滚，“江南粮仓”初具雏形；其三，开启了中原文明与百越文化的融合进程，两种文明，在统一中国的碰撞中获得重生。

这一切，为唐宋以降庐陵文化的兴起，孕育了丰富的人文基因。

海德格尔有言：“人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在此，“诗意”不纯是风花雪月，而是对“天地人神”的守护以及人文环境的营造；“栖居”不单是物理居住，更是“处天地之和”的存在方式。

吉安大地上，至今保存着众多完好的历史文化村落和祠堂，它们苍茫庄严的身影，诠释着对“天地人神”的庄严守护。以“文章节义”为魂的庐陵文化，积淀为这片土地的基因，深厚绵长。而今，吉安人依旧沐浴着众多先贤的耀眼光芒，譬如欧阳修的温润襟怀、文天祥的正气风骨、杨万里的灵秀诗情……一代代人从深厚的人文环境中撷取“诗意”，滋养人生。

至于“处天地之和”，吉安生态足以令吉安人骄傲：森林覆盖率高，城市绿化葱郁，空气清新水质优良，城区大小公园密布，生态城市、园林城市、文明城市的称号不止于纸上荣耀，而是吉安人一呼一吸间实实在在的获得和享受。

吉安的自然人文环境，共同圆满了吉安人民“诗意栖居”的梦想。栖居在吉安，我心满意足。

今天，透过无人机视角，现代吉安城的布局了然眼际：宽阔的赣江穿城而过，东岸是青原，西岸是吉州。两区皆沿江伸展，由南至北繁布人烟。丰饶的田园、秀丽的村落、繁华的城郭、交错的河汊、起伏的山岗、蜿蜒的道路……时光流转，赣江上渔火已逝，白帆无踪，代之以一艘艘游轮。船上南来北往的客人，声声赞叹两岸风光之时，是否知道，自己正航行在一条260万岁的水流之上？

他们的欢声笑语，成为新吉安发展的生动见证，徐徐沉入古老的赣江心底。这一刻，永恒慈悲地接纳了须臾。船过江心岛，白鹭洲书院的稚童书声，依旧在颂赞着庐陵文化的薪火——从金庐陵到新吉安，文明的河床从未改道。而江水不语，等待着某个后来者，如我此刻一般，去打捞那些琥珀般的集体记忆。

怡情诗笺

江西的颜色

□ 余前广

红
弹壳在井冈山场里发芽时
红杜鹃正把血痴编织成花瓣
那些被硝烟浸透的根须
仍在土层下搬运着雨露的滋养
直到春天举起整座山的火把
烈士的指纹才渐渐凝成
青苔覆盖的纪念碑
石缝里渗出赣南苏区的滚烫

青
窑火舔过的胚胎在景德镇裂变
钵钵沿着蛇舞渗入瓷骨
裂纹里游动着青春的锦鲤
工匠把时光拓进釉下
青花在收获季长出新的年轮
碎瓷堆里站起尘封的朝代
泥胎裹着蝉蜕沉睡
而博物馆的灯光正熠熠生辉

橙
脐橙在赣南皮下积蓄糖分
果霜是星星坠落后的残雪
卡车碾过晒秋的柏油路
机械臂将夕阳装箱
高速公路切开丘陵的腹腔
金箔般的果肉涌向裂口
孩子们用橡皮叠小船
载着整个新农村的甜顺流而下

绿
古樟用绿荫覆盖族谱
年轮里嵌着盐商的船票
须根垂向江底的铜钱
新芽却在混凝土裂缝钻出
向空中撒出编钟的碎屑
香炉熏黑的梁柱下
母亲把药草种进花盆
鄱阳湖的清晨正漫江碧波



第 2358 期
邮箱: cuilan1972@sina.com
电话: 0791-86849202

名家新作

我登上“凌烟阁”

□ 王一鸣

家乡友人发来一张照片，正在装修的石钟楼文化厅里，悬挂着《乡情·乡音·乡思》的电影宣传画，署名处赫然显示五个字——王一鸣作品。刹那间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竟生出几分登临凌烟阁、荣封万户侯的感动。凌烟阁本是唐太宗为表彰功臣所建，凡武将攻城略地、立下赫赫战功者，便得以封侯列阁。诗人李贺曾咏叹：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？”我并非武将，不过凭一支秃笔写了几部剧本，竟能跻身家乡的石钟楼，何德何能，堪受这份厚恩！

新建的石钟楼巍峨矗立，气势雄伟。凭栏俯瞰，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，碧水与浊浪泾渭分明，互不侵扰，仿佛天地间自有一份谦逊与克制。对面的石钟山则像一位时间老人，隐隐钟声中，流淌着古今往来的故事，隐隐钟声中，流淌着古今往来的故事，隐隐钟声中，流淌着古今往来的故事，隐隐钟声中，流淌着古今往来的故事。

我的祖籍在马影，却在湖口县城出生。1938年，日寇侵占县城的三个月前，我降生在双钟镇东门铁匠铺隔壁的巷子里。据说当时父亲正在大门口与人对弈，一炮击垮了对手的老帅，恰在此时，大姐从后堂奔出来报喜：“妈生了，是个小弟！”父亲朗声大笑：“我这儿子，将来也定是个能赢的！”那时家里孩子多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父亲拖家带口来县城谋生，在程德岭脚下租了一间小门面，开了钟表眼镜修理铺，取名“王恒记”，还请了师傅教大哥修钟表。收入虽微薄，倒也能勉强糊口。可好日子没过多久，那年五月，日寇的枪炮声撕裂了小城的宁静，居民们魂飞魄散。父母带着全家仓皇逃难。我当时虽只有三个月大，却长得胖乎乎的，被放进一只大竹篮里，由大哥大姐抬着走。途

中，一颗炸弹在路边轰然炸响，拍篮的木杠震落，装着我的篮子滚进了田沟。万幸的是，我在这场劫难中捡回了一条小命。

直到日寇投降，我们才回到马影老家。我认字还算早，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。幼时的我还算聪明，记性也好。父亲给我取名“王易明”，只因“易”字生僻难写，考中学时便自己改了现在的名字。

七岁至十三岁，是我的黄金童年，读了两年半私塾，《石钟山记》《滕王阁序》等名篇烂熟于心。湖口是戏剧之乡，村剧团星罗棋布，有青阳腔、弹腔(汉剧)、文词调等多个剧种。这恰是农民闲暇时的学习场所，既娱乐又识字。本村剧团唱采茶戏，我也听会不少唱段。有时与私塾同窗唱上几回，乐不可支。没想到少时的玩耍竟成了文化积累。村前有一条牛栏港，涨水的鱼退水的虾，我不错过捕捞季节，一放学就去捉蟹。我熟悉每一口水塘，还学会自制鱼钩。几乎钓鱼上瘾，一蹲几个小时，晒得像个黑泥鳅。

父亲行医，闲暇时也教我读些医书，《药性赋》要背，《汤头歌》也读了不少。若是当年没上中学，或许我如今已是一名乡村医生。其实任何职业都是谋生手段，正如砖匠砌墙、木匠上梁，编写剧本，本无高低贵贱之分，要做好却都不容易。能写出好剧本的编剧，必须熟悉生活、洞悉社会，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，都该有所体察。剧本的结构要由浅入深，表达的技巧却须深入浅出。多年来笔耕不辍，也积累了些经验，得过不少奖项，我都不甚在意。唯有两个“奖”在我心中分量尤重：一个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授予的“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”，另一个，便是湖口石钟楼授予我一角墙面，张贴我创作的电影海报。于我而言，这便是登上了自己的“凌烟阁”，堪比拜将封侯。

赣地采风

石塘的淬火词章

□ 潘爱英

武夷北麓的云烟缭绕在一棵茶树的新叶时，蜿蜒官圳上的鹅卵石大路牵引我步入石塘古镇内。三纵十横的巷弄，点豆一样密集二百多栋明清时代建筑，大多数有一个共同名称：纸号。难以想象当年这块土地上语杂南北、行人熙攘的纷呈。脚蹯在说不清年份的巷弄，我寻找那纸一样的纯洁与百折不挠的回声。“品重洛阳”的手造纸业和发达漕运成就了古镇的繁华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这南来北往的人群里，也闪现着闽北游击队员秘密开展革命工作的矫健身影。

在这儿，商号与民居犹如官圳串起的蚌贝。高耸的王家大院三叠马头墙，以砖瓦装裱边缘，对称镶嵌雕花青石，中轴线墙头突出一块朝笏状砖瓦，一眼望去庄重典雅，这是晋商在北武夷下留痕的印记。潘家纸因是家祖，我知晓先人来自徽州休宁，迁到这茶竹丰茂之地定居经营，已把此乡作故乡。饶州会馆的青石墙雕豪华气派，犹怕相偕经年，阴刻的楹联未磨磨灭不忘初心的行业操守。天和号的青石拱门有罗马建筑风，镂雕着福祿寿三星报喜，中西合璧也不见有何突兀。朱氏门庭的青石浮雕一网打尽千年来中国人的梦想和期盼。十余个南北商业会馆鳞次栉比，纸号、纸行和纸钱字号连珠。会馆大多题刻“忠孝廉节”的端庄笔墨，犹如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一串基因序列。

路标一再指向，仿佛故人的盛情。一座新四军六人雕塑屏障一样巍巍屹立于东祠祠院内，吹响号角以冲锋的姿势，指挥前进。古老祠宇改建的“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纪念馆”焕发新颜，鲤尾跃动，党旗招展。1931年4月27日，方志敏率部红十军挥师北上时，攻占了位于武夷北面的铅山石塘镇，翌年四月在此成立了第九区苏维埃政府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闽北苏区转入游击战争，成立闽赣省委。1937年1月，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三年的闽赣省委获悉了“西安事变”的消息和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敏锐意识到全民抗战的时刻来临，随即号召民众以各种途径抗日，团结各界人士和青年

学生建立抗日救亡团体。面对国民党的残酷“清剿”，闽赣省委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。

同年10月，闽赣省委恢复了同党中央的联系。根据上级精神，闽赣边区各根据地游击队在石塘镇一带集中，等待中央指示。随后七百余人红军游击队汇聚石塘，一面动员附近县区青年报名参军，部队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。第二年2月这支队伍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。一千多名战士编为三个营和一个机炮连，团部设在石塘镇坑背的抚州会馆。整编期间，黄道、张云逸、谭震林、曾镜冰、饶守坤等革命先驱来到石塘镇开展整编和扩军工作。在饶州会馆内设立了通讯处，第三支队第五团还担负起教育培养爱国青年的重任。作为整编队伍最大的一支，第三支队第五团随后集结安徽歙县，奔赴抗日前线。石塘古镇从此如同妙妙辉光的连四纸上洒开的一朵红梅，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册页中令人瞩目。

石塘百姓素有爱国情怀，为了给整编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，赖家纸行的东家腾出多处房间，作为整编部队的办公场地以及红军将领住所。战士们驻扎在各个大院，与民众打成一片，是百姓口中“不拿一针一线”的纪律部队，军民一家亲留下了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 and 口碑。

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爆发，一千五百余名新四军将士被国民党囚禁在石塘古镇，也因之成立了集中营，“军政部第六被服厂”也被强行迁进了祝氏宅。集中营旧址墙壁上依稀可辨当初被关押的将士留下的墨迹文字，像剑刺破时空，有青春热血的温度，更是以生命书写的斗争精神和坚定信仰。微风拂过锈迹斑斑的窗台和苔衣遍布的青石，似乎传来生长于斯的词作家姚筱舟所写歌咏：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

走在石塘镇古色古香的巷弄里，我不由发自心底慨叹，石塘的骨头里有一种洁白如纸的坚贞不屈。八十年来的记忆似以朱砂印泥拓印在武夷北麓，万壑龙吟正将淬火词章译成季节的密语。

心香一瓣

老爸

□ 胡光华

爸爸中风之后，喜欢清晨和傍晚骑着电动轮椅在村中小路徐行，瘦削的脸庞像村那口老池塘一样平静徐行。

这和患病之初判若两人，那天我到医院看望爸爸，一见面他就拉着我的手像小孩似的号啕大哭。堂姐说，谁来看他都这样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我理解，爸爸的哭，对他来说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。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一生都没向命运低头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可能致瘫的病，他一时无法接受，他心里也不服——前几天都还在山里养蜂精神得很。

爸爸的脾性和父亲截然不同。父亲教了一辈子书，从来都是一只脚在课堂上一只脚在稻田里，算得上种田好把式。而爸爸作为纯粹的农民，却不屑于稻蔬之事，成天不着家往外跑，用现今的话来说，净想着创业挣大钱。可最终也没能发财，反而日渐困窘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不少人对他既羡慕又鄙夷，但更多的是后者——羡慕是因为满世界跑，“过了好日子”。鄙夷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，却常年“好吃懒做”异想天开。

然而我从懂事起，就很敬佩爸爸，觉得他不合群，但总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村民的东西。我甚至想，爸爸是奶奶在他三岁左右从外县领养来的，所以天生就与村里人基因不同。长大后我才明白，这种东西是人在外闯荡之后的生命阅历，它是一种眼界，也是一种不拘于时的淡然。是的，爸爸从来都活在自己的理想中，不在乎外界的看法。在那个年代的世俗眼光里，农民不忠于土地，想跳出土地就是好吃懒做。但他们为改变命运寻找别的营生，少不了吃苦受罪，能说是好吃懒做？狭隘的认知和世俗的偏见，往往可以把人湮没，所幸爸爸没有成为被湮没的那一个。

爸爸有四个子女，家庭负担重，他自己长年在外，生活的担子基本落到大妈肩上。性格温和的大妈隐忍着一切，不隐忍又能怎样？她无法说服倔犟一样的丈夫，急了最多骂几句，毕竟丈夫也是为了这个家能过上好日子。现在想来，爸爸开始外出的年代，正是改革开放之初，他成为村里最先嗅到“东风”的人。他几乎跑遍全国，贩过煤炭，办过洗煤场，搞

过自行车翻新和汽车轮胎翻新；听说狗宝(长于狗胃中的异物，为传统中药材)是个好东西，又折腾着取狗宝……不过这些事都没长久。在信息不发达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爸爸如何获得这些稀奇古怪的致富信息，真是一个谜。

爸爸热衷于尝试各种致富之方，虽然富裕并未青睐于他。不过有两件事倒是在乡里轰动一时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爸爸筹资在集镇办起一家粉笔厂，其实就是一间作坊，但大概也算是县内唯一的粉笔厂。粉笔厂除了生产粉笔，还生产石膏动物玩具。我那时在乡上读初中，没事便到粉笔厂玩耍，看到无数五颜六色的粉笔，别提多兴奋。那个年代，可以有整支粉笔尽情地写画，是多么奢侈的事。再也不用着捡老师剩下的粉笔头涂鸦。爸爸脾气躁，但口直心善，纵容着我尽情挥霍这些粉笔。我那时想，爸爸终于成为有头有脸的老板，堂姐堂兄弟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，我打心感到高兴。可好景不长，粉笔和石膏玩具开始积压滞销，爸爸忍痛关掉厂子，欠下一屁股债。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准，对产品营销重视不够，是导致爸爸粉笔厂倒闭的要因。对偏远山区文化不多的农民来说，这是致命的短板。

后来爸爸又干了一件新奇事——在水田里种新品种橘树。也许是搞加工业经历太多失败，爸爸干脆回家种果树。也不知在哪儿学的，他在广阔的水田里筑起一个个土台，栽上橘树，既不耽误种稻，又能收获橘子。按现在的话讲，就是稻田套种橘树。那年代，大规模的橘园原本惹人注目，何况种在水漾漾的稻田里，爸爸因此风光多年。不过种植技术不精，销路不畅，且随着各种橘树的普及，爸爸的橘园逐渐衰落，最后在耕牛叫声中犁平了。

都以为为爸爸干了一辈子了，这下该老实种田了。爸爸却开始学养蜂，一养就是近三十年，给了他稳定的收入。从十几箱到几百箱，从村后林子到百公里外的深山密林，爸爸追花逐蜜，躁脾气在与蜜蜂的耳鬓厮磨中消失了，养着养着成为县里有名的养蜂人，连省里专家都与他熟识了。蜜多也愁人，收蜜时全家上山，卖蜜时各显神通，堂弟媳更是从合肥专程驾车回村，把蜜运过去卖。爸爸每年送我几罐新鲜蜂蜜，让远离家乡的我得到许多慰藉。

现在回村见到爸爸，他看起来没了往日的矍铄，但在他身上读出了智者的安宁。一辈子倔强的大爸，轰轰烈烈许多回，一次次输给喧嚣残酷的市场，又一次次跌倒爬起追逐梦想，最终在浩瀚的山林守着蜜蜂回归平静。我想，爸爸已无遗憾，没有被世俗裹挟的他，活出了真实的自我和生命的意义。